

漳州作家丛书



中篇小说集

寻找那个她

青禾
著

作家出版社

寻找那个她

——
青禾中篇小说集

漳州作家丛书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那个她——青禾短篇小说集/青禾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2

(漳州作家丛书/吴达金主编)

ISBN 7-5063-2804-6

I. 寻… II. 青…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9872 号

作 者: 青 禾

责任编辑: 广 心

装帧设计: 张 骁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77 千字

印张: 11.25

印数: 001 - 2000 册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04-6

总定价: 192.00 元(本册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漳州作家丛书》

总 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个漳州人名列史册：林语堂、许地山、杨骚。在他们的作品里，古朴的闽南文化和乡音乡韵氤氲缭绕，因为融入淡泊宁静的关爱而变得充满人文的蕴涵。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漳州当代作家群正悄然兴起，并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他们的作品与前辈一样，写出了生命的质感，流淌着人生的真谛。更为可喜的是，他们将自己对绚丽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经济改革与人文状况的探索、对漳州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融会于心，耕耘笔端，使漳州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文联编辑出版《漳州作家丛书》，将杨少衡等 12 位作家的近期作品汇集成册，旨在展现漳州文学的创作成果和创作实力，以期更深层地激发广大读者对闽南文化的珍视，使更多的人通过这套丛书，了解漳州、关注漳州、热爱漳州。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把漳州文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推动漳州作家融入生活，体验人生，潜心创作，用他们的智慧和作品回报漳州人民，回报时代，回报历史。

《漳州作家丛书》编委会

2004 年 3 月 30 日

目 录

总序	1
魔神	1
顾了一	44
寻找那个她	76
阴谋	114
小裘	151
酒吧正热闹	201
昨日阳光	237
陷阱	294
后记	354

魔 神

“你魔神啦！”

我的女秘书一心这样对我说。她说的是闽南话，闽南话魔神就是疯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所有人都在这样的早晨犯春困，眼睛睁不开，永远睡不醒，而我却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我看到凉台上带露的蔷薇在微风中摇曳，看到从窗外斜射进来的太阳光光柱中飞扬的尘埃，我还看到女秘书那又是惊讶又是赞许的目光，这目光和她那特有的甜蜜的声音组成一种冲击波，这冲击波使我飘飘欲仙。

我魔神了吗？我只是贷了一笔款子，而且数目不算大，200万。200万在如今这个世界里算得了什么钱呢？不过话说回来，我目前所有的家当加起来还不到50万，到时候还不起钱怎么办？等着坐牢吧。我不是为了坐牢才贷款的，我是为了赚大钱才贷款的，别人不信，最少站在我对面的这个女秘书是相信的，她跟了我几年，看着我如何从一个穷光蛋混到现在这个样子，她相信我一定成大气候，这种信任包含着某种甜丝丝的成份和目

的，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第一次说我魔神的是我的外妈，闽南话外妈就是外祖母。我不记得那时我几岁，我只记那是一个早晨，我正爬到一棵高高的桉树上。我听到她的声音时往下看，她手搭凉棚，微扬着头，下巴显得特别突出。我从来没有看到外妈这么好看。我朝她笑了笑。外妈的下巴很有特色，母亲称之为“戽斗”，说有这样的下巴的人是很有福气的。闽南人对福气有很多解释，当官，发财，长寿，儿孙满堂等等，外妈属于长寿，她活到 92 岁，无疾而终。在我从树上朝她笑的时候，她已经 80 多岁了。她说了魔神之后，连说了好几声小心。我非常高兴地继续往上爬，我看到一束束阳光在我的身上涉过，我感到很快活。鸟窝在一枝树叉上，我听到窝里小鸟的唧唧声，这声音使我的手发痒。当我想伸手去掏鸟窝的时候，我听到一声异样的声响，我的一生中对这样的声响都记忆犹新。我的身体和树枝一起下沉，我听到外妈在树下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我安然无恙。我的树枝被另一根树枝卡住了。外妈非常利索地搬来一只梯子，我从梯子爬下来时，没有忘记带上我的鸟窝。

这个经历之于我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每次人们说我魔神时我总是冒一点风险，过后又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

我知道我这次并没有冒多大的风险，我只是想把我的事业稍稍地拓展一下。所有到我们这座闽南小城来玩的人都喜欢坐在街边的小吃摊上赏赏小城的风味小吃，他们对本城的小吃赞不绝口，当他们离开小城时总是想把小城的小吃带回去让亲人们也尝尝，可他们不可能把街边一个个小吃摊搬回家去。我要使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们只要掏 10 元钱买一个漂亮的塑料盒子，便可以向亲友们展示小城小吃的风采，卤面、猫仔粥、豆干面份、蚝煎、虾仔炸、炸润饼……我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我知道我一定能够成功。

“我魔神了吗？”我看着女秘书笑。

我的女秘书笑而不答，她的笑很妩媚。她是属于那种初看并不怎么样越看却越迷人的姑娘，闽南话叫很金看。当初我在《闽南晚报》登招聘广告是这样写的：某公司招聘一名女秘书，要求年龄在 35 岁以下，婚否不限，大专以上文凭，懂英语，会写作，善公关。她是第一个来应聘的，她说这样的广告让人放心。我说这其实是一个圈套。她笑了笑说，我做些什么工作呢？那时，我的公司只有一个招牌和两张办公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说，你怎么不问问工资待遇？她扫了一眼我的办公室，说，看样子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待遇，问了反而让人伤心。反正我也没事干，闲得无聊。我拉开抽屉，扔给她 1000 元，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她说：“你魔神，我还没做事哩。”

“我们这里先拿钱后做事。”

“你不怕我拿了钱明天不来了？”

我看着她说：“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她大大方方地收起钱，从此和我同甘共苦，于是我们便有了这近 50 万元资产。

她有一种本领，她能看出我心里想的东西，有好几次我刚刚拿起电话筒，她就说，我已经说了。便说出我要找的人和要说的话。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便心里发麻，我不是顾一个秘书，而是顾一个私家侦探，专门侦察我心中的秘密。好在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把公司里的事和家里的事绝然分开，从不让她介入我的家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然而说心里话，我确实不知道该防什么，既然我赖以生存的这个公司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对她还能防什么呢？

当然，危险是有的，因为我对她一无所知，她从哪里来，她有什么亲人，我甚至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不是不想知道，而是

没有机会，她每天都比我先到公司，比我晚离公司，在我的印象当中，她的家就好像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每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都在我的身边，我还要知道些什么呢？

我说，我回去一下。她说我知道。我说我是回我母亲家。她还是说，我知道。我有点生气，坐下来，不走了。她也坐下来，顺手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于是给她讲起我的打算。她笑着说，我说你魔神你还不承认，你什么都没有想好就贷那么多钱，那一个月利息要多少！我笑而不答。

“你看着我干什么？”她说，“我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仍然看着她，不说话。我知道她会有办法的，她刚才一边听我说，一边在动脑筋，只要她肯动脑筋，没有她解决不了的事情。

她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去找找看。你回去看你老母。”

我说，“我给你加薪。”

她说，“你不走我可要先走了。门要关好，开关别忘了关。”

我走到窗前，看着她骑上她的那辆红色的摩托车，消逝在花绿绿的人群之中。我从抽屉里拿 1000 元放在她的办公桌上，用镇纸镇住。这镇纸是一只玻璃兔子。这不是一只奔跑的兔子，是一只打瞌睡的兔子。是的，奔跑的兔子做不了镇纸。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买一只兔子，她说，我属兔。我拿着兔子笑了笑，她说，不是打瞌睡，是在思考。她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的心动了一下，我也属兔，我比她整整大 24 岁。

二

我们家住在东门外的一条叫咸鱼市的街上。这个地名有点

怪，难道这里是卖咸鱼的吗？小时候我这样问过母亲，她也说不清楚。后来我弄清楚了，这里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鱼市。咸是我们这座小城人对海的一种别称，咸水钱，这是指海外寄来的钱，咸鱼就是海鱼。这一条不到 500 米的小街有好几个名称，咸鱼市的上边是浦头街，下面是新行街，再下去是桔子市，前后左右全是一些古怪的名字，竹笼巷，米市仔，杉行，瓷仔店，布规仔，纸字埕……这原来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区。这里的繁荣靠的是街头的浦头港。一个世纪前浦头港还是一个繁忙的码头，浦头港北通九龙江的北溪，从漳平华安等山区来的木材，草纸，药材，山货在这里集散，南接西溪，从石码厦门来的海产在这里上市。街头的宫老太太今年 96 岁，她的闽南话有很重的福州腔。她常常说，当初她嫁到这座小城时，没有着一寸土地，没有晒一寸阳光，她的家在福州安泰桥下，打着伞下了船，一直坐到浦头港，还是撑着伞，上了船便到婆家。宫老太太说，从她家后门的石阶下去便是清溜溜的溪水，白天晚上，船来船往，热闹得很。现在，她家的后门是一条臭水沟，长着满满的水浮莲。浦头港在 30 年代淤积，商业区随之消逝。宫老太太从此断了回家的路，这是她这一辈子唯一感到遗憾的事，她因此总是坐在后门的石阶上，看着发臭的水出神。

我和宫老太太的孙子宫少保是同学，小时候，我们常常从这石阶下去，在港里游泳，那时河道虽然已经淤积，水却还是绿的，后来不知不觉间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听说是糖厂的废水污染造成的。只是听说而已，没人去管这种事，糖厂是市里的纳税大户，年年先进。宫少保是个游泳能手，可以从这里一口气游到南门溪，有一次我跟着他从南门溪上岸，在岸边拾到一角钱，在南门码头边一人吃了一碗“鼎边穗”，福州人叫锅边糊，一人还参了一根油条，兴高采烈。宫少保开头很倒霉，没有工作，在城里讨不到老婆，只好在河对面讨一个农民，如今发了，在河边盖

了一座三层小洋房，和他家的老屋隔河相看。

我家离官家大约一箭之遥，是一座临街老房子。要是在几十年前，这房子可以开店。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开过店，没有经商的历史。父亲以前当过小学教师，母亲倒是当过一阵先生娘，可从来没有先生娘的温雅，她大字不识一个，常常惹是生非，不是和自己人吵就是和邻居们吵，即使是一个人的时候，也从不歇息，口中念念有词，和想象中的敌人作不懈的斗争。一有空，她就站在门边，透过格子门，观察对面的动静。她总是忘记做饭，做饭也心不在焉，不是夹生，就是太烂。饭做糟了又心疼，心疼了就骂人，骂父亲不按时回家，骂我们没有出息，骂政府“夭寿”，卖的米不好，煤太旺不好烧。反正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我家的对面是一座深宅大院，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想进去看看，可从来就没有进去过，不是人家不让进，是我自己不敢进，刚进那道大门，便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抬头看看那高高的屋顶，更有一种压迫感，这种感觉把人从里往外推。初中时我读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诗句，便想到这所房子，徒增了好几分神秘和向往。这房子的主人姓文，小时候常常看到文先生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拿着一根“动角”，动角就是拐杖，很有气派地进进出出，目不斜视。听说他父亲以前是专门替洋人干活的，叫买办，他经手的洋布从浦头港上岸，又从浦头港下船，于是整个闽南城乡到处充塞着文家的洋布。这座房子便是文老先生用10担白银盖起来的。文先生先留洋，听说到过很多国家，后来在广州海关做事，后来便回家，不做事，只是穿得整整齐齐地走进走出。母亲说，他们家的地底下埋了许多金条，几辈子花不完。文化革命的时候，文家进了许多红卫兵，挖地三尺，抄了三天三夜，听说抄出许多金子 and 枪枝。那几天，母亲兴奋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不停地问那些进进出出的红卫兵，抄到了什么抄到了什么？红卫兵们大都不说，他们有很高的革命警惕性。文先生有

一个女儿，比我大两三岁，叫文秀，是我们小时候崇拜的偶像，文化革命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匆匆忙忙地嫁了一个工人，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先生也没怎么反对。那工人的真名字不知道叫什么，我们暗地里叫他老黑，老黑家在乡下，城里没有房子，住在文家。有一次，那是近几年的事了，十几个大学生拿着画夹来画文家的房子，说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专门研究古代建筑的，老黑硬是不让画，把他们轰出去，说，让你们给画了，说不准哪一天，这房子就变成你们的了。后来，那些学生到市政府开了一张证明，他这才让画，听说还给他们泡了茶买了烟，说，既然政府已经同意了，我们就得热情一些，得罪了政府连鸡鸭都养不活。

我到家时，母亲正站在门边。母亲已经老了，头发花白，目光混浊，背也驼了，斗争意志却不减当年。我刚刚放定自行车，她便对我说，对面又进去一个人了。我说，那关我们什么事，径自进了屋。父亲正在做饭，退休十几年，他就围着灶间转，侍候一个不清不楚的人，他却心甘情愿，这叫互相欠债。母亲跟了进来，说，有一辆摩托车，正跟着你，我开头没有注意，这才发现，你得小心。摩托车关我们什么事！我有点火了，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父亲说，她就是这样，你也不必当真。我是不当真，但听了心烦。不回家，心里放不下，一回家就心烦。母亲又回到门边，眼睛盯着街面，嘴里念念有词。我给了父亲一点钱，说，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来吃，不用吝惜钱。父亲说，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可要小心，政府的政策越宽越要注意约束自己，千万别干违法的事，我退休的工资够我们两人花的。我说，你放心，这钱来得正当。我要走时，母亲却拉着我，不让走，说：

“我的话你们都不信，这不，他又来了，专门来害你的。”

我一看，又有一辆摩托车从我们家门前经过，我笑着说：

“不是刚才的那个，刚才是黑的，现在是蓝的。”

“我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就是那个人，他换了一辆车，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他。他跟上你，非得杀了你不可。他们昨晚蹲在那墙角里唧唧咕咕策划了半天，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

我觉得好笑，却又没有办法，只好再坐一会儿。

又来了一辆红色的摩托车，母亲说，你看，又来了不是？我一看，是对面的文秀，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买了摩托车。我站起来，打开格子门。文秀看到我，笑着和我打招呼：

“什么时候回来？”

“刚到一会儿。”

“过来坐坐。”她说。

我正要过去，母亲却拉住我的衣角，小声说，别过去，她不安好心。我非常恼火地拨开她的手，大踏步地走了过去。在走进文秀家门时，我回头看到母亲那混浊的眼睛里充满恐惧和不安，仿佛我走进了一个地狱之门。我同时看到父亲走出门来在和母亲说些什么。真难为他老人家。母亲是一堆不安分的火苗，随时都可能燃烧，而他呢，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救火队员。

阳光照在文家的院子，显得很立体，很清爽。文秀笑盈盈地把我迎进她的房间。文家大院解放后改造了，住进了许多户人家，文革后又落实政策还给了他们，住户搬出去后，他们把后院租给城里的打工妹，听说一个月有大几百元的收入。文秀一直住在二进向东的房间。我第一次进她的房间是她结婚时，和宫少保一起来的，那时我们已经报名下乡，大红花还挂在我们家大厅上。我们对她的出嫁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而当我们看到土里土气的老黑时，又有一种恶狠狠的兴灾乐祸的快感。我去看她的新娘房，完完全全是为了体验一下这种感觉。我们到院子里时，房里已经有许多人，大都是老黑厂里的工友，他们正拉着老黑，要他解释门上的对联的意思，那对联是毛主席七绝的两句诗，“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你说，这仙人洞，是什么洞？”一个胖子大声说，语调里充满神秘。

“不知道。”老黑说。

“他说他不知道，他能不知道吗？”

大胖子嘻嘻地笑了起来，大家跟着笑。胖子一边笑一边小声对身边的人说，他晚上就知道了。说着，便更大声地笑开了。我和少保似乎悟到了什么，也跟着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这时，我看到文秀从床角抬起眼来，用一种幽怨的目光看了我一下。我的心为之一颤。我感到从来未有的羞愧内疚和不安。我和一些无聊的人，在一个关键的时候，深深地伤害一个我从小崇拜的姑娘。我像贼一样地逃离她的新娘房。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呢？”

文秀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或不管他。老黑的厂子早就倒了，他在厂里是一个优秀的车工，可厂子一倒，他什么也不是，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教子桥的大榕树下，听讲古，他也看到我，却把头勾得很低，假装没看见。

“你母亲还是老样子？”她同情地问。

“魔神，你别理她。”

文秀笑了笑：“这几十年，不魔神也算是幸运了。”

“现在会好一些。”

“未必。”她说。

我们很久没有这么面对面地谈话了，一谈话就这么沉重，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说：“你的车什么时候买的，好看，特别是你坐在上面，就更好看，开头我还以为是哪位小姐哩。”

“你看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正经起来呢？”

“我说的可是真话。”

她站起，走到镜子前，用手捋了一下头发，说：“岁月不饶人啊。”

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捋头发是在 30 多年前，那时，学校里种了一大片高丽菜。我们在锄草，锄着锄着，她直起身来，就这么捋了一下头发。我愣住了，这是我看到的最优美的动作。她发现我正在看她，对我微微一笑，又低头锄草。我的心动了下一下，说，“岁月在你的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她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啦？”

我的心又一动，站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只觉得她的微笑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在我茫然失措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母亲从院子里走来。我获救似地走出来对母亲说：“你来做什么？”

母亲神色慌张地指着大门说：“那些人，那些人又来了。”

什么人，又是那无聊的自我狂想，自我压迫！一股无名火窜上了我的心头。

“就是那些人，从早到晚，不停地围的那些人。”

我无可奈何地看了文秀一眼，只好走了。

在大门外，我碰到了老黑。我的心格登一下，好险。

三

我回到自己家时，妻正在打牌，牌桌上照例是楼下的两位退了休的大姐和妻单位里刘科长。刘科长讨了一个福州老婆，在家里长期受压，一到休息日就往外逃，我家成了他的一个避风港。我进门时，妻的手里正摸着一只牌，她向我点点头，突然就大叫起来，“自摸自摸！”她哗啦一声摊了牌，“我是庄家，又是自摸，这一下可发了。”

我穿过厅堂，孩子的房门掩着。推门进去他正在做作业，今天是星期天。孩子抬头看了我一眼，又埋头做他的作业。我站在他的背后看了一会儿，英语我一点也看不懂，我以前学的是俄语，

那时中苏友好，我们读书时还和莫斯科的女孩子通过信，什么我们的校园多美丽，我们的生活多幸福，星期天到湖里去划船，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全是胡扯。那时，我们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现在的孩子学英语，现在的孩子全不说祖国好，全说人家美国好，什么都好，连流浪汉都很浪漫。这或许是一种报应。

孩子突然说：“爸，学校要交钱，说是做校服，冬天的。”

“多少？”

“180。”

我给了钱，到我的房里转了转，在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翻了翻。这全是下意识的动作，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一页书了。我又到厨房里转转。这也是无意识的，不为了别的，只是因为无聊。我听到妻在厅里大声说道：

“什么也没买，以为你不回来的。”

“孩子吃什么？”我说。

“快餐，他喜欢吃快餐。”

“是啊，”桌边一位大姐说，“现在的孩子都喜欢吃快餐。”

“是啊是啊，人家香港都是吃快餐的。”刘科长也附和道。

“香港是香港，我们是我们。”我没好声气地说。

“碰！”老刘大声说，“再让我进一只牌，我就听牌了。”

“我早就听好几空了。”妻说。

他们谁也没有理会我的声气。我想掀了他们的牌桌，可我还是忍住了。

我再去推孩子的门，我想和孩子多一点交流，学一学西方人的样子，其实中国人也并非都没有交流，记得有一个大作家汪曾祺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讲的是中国式的父子交流。是的，我至少来个中国式的父子交流。可孩子的门关死了，推不动。我知道孩子不是针对我的，他是不想让厅里的麻将

声干扰，但我仍然很伤心。我突然感到很孤单。近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情绪变化无常感到莫名其妙，我常常不能把握自己，突如其来的欢欣和悲伤，无缘无故的烦恼和不安，我真害怕我有朝一日会像我的母亲一样控制不了自己，魔神起来。魔神只是一种观念的问题，对于魔神者自己，是十分正常的行为，他按照自己的思路，不受任何干扰，更不受世俗的约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魔神，只是他的所思所为有悖常理。而常理就是对的吗？

我在卧室里漫无目的地来回走着，像一个思想家一样地在思考一个古怪的问题，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陷入魔神者的思维模式，我打了一个寒禁。一心总是猜出我的心思，她是不是也看出我的思维中有魔神的一面呢？她说我魔神是脱口而出还是深思熟虑？如果说她已经悟出了一点什么的话，她为什么还这么忠心耿耿地跟着我去冒险呢？

或许她也跟我一样，有那么一点魔神。

不想想了，我什么也不想想了。我还是赶快走吧。妻的赌兴正浓，她对我的离去一点也不在乎，她只是对我摆摆手，而那位刘科长在我走出房门时还假心假意地说了一句，你来吧，他明明知道我不喜欢打牌。我朝他笑了笑，说了声你们打吧。笑容和声调都十分潇洒，但我明白这其中虚伪的成份。

在路上，我想起应该和孩子告个别，可我懒得再拐回去。

四

我的运气真好，当然，这要归功于我的女秘书一心，她请来的几个师傅全是一流的。首先成功的是卤面，像方便面，可泡起来就是我们小城卤面的风味，地地道道，不是什么牛肉面，鸡丁面，辣酱面，阳春面，就是卤面。更不可思义的是蚵仔煎，那简